蜀山劍俠傳/180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一八〇回　偷祕籍 密煉花煞罡　聚陰魂 暗設玄牝陣

下一回▶

楊瑾聽王榮父子說完，好生忿怒。因王榮說身有妖法，一看他身上，並無甚迹兆。命他脫了外衣一看，僅背上妖氣隱隱，畫有一道下三門中的迷神隱符，當時給他解了。暗中好笑，這種極下極淺的邪法，也敢拿將出來害人。但這邪符非人脫了衣服，不能使用，除非裝着與那人親近，乘其脫衣之際，方可暗算。天時不熱，無須赤背，雙方先已成仇，怎會畫上去的？問起緣由，竟是那日章家帶了多人前來逼銀，說他懷中鼓起，定是有銀不還，要脫了驗看，連內衣都立逼脫去，如真無有，也不要了。當時信以爲真，脫便脫。等脫去內衣，似聽身後樹林內有人說了句：「好了！」背上便彷彿被人輕輕打了一掌。狗黨也就走去，少時仍來追索。楊瑾聞言，又好笑又好氣，對他說道：「你脫衣時，上了妖人的當了。你女兒未回，又住此多年，恐萬一連累了你。你說明方向途徑，我即時暗中送你到家。村人知你冤枉，那銀子無須還他。到家復裝作不知。故意向人多處走動，訴苦談說，均隨你意。我自有除他父子與妖道之法，保他不會尋你便了。」當下又不厭求詳，問了問章氏父子與妖道的惡行劣迹，和他家中人丁情況，兩家住處。菊兒還要跪求收爲弟子，楊瑾道：「你資質天性，均還不差，祇是我師尊門下不收男徒。有志竟成，你我無緣。」說罷，便命閉目。王榮父子祇覺兩耳風生，身已凌空而起，不一會兒落地，正在自家房後，忙又跪謝不迭。楊瑾笑道：「你父子如願看報應熱鬧時，隔頓飯光景，尋一有人同在的高處，裝作閒談，向你仇人門前遙望，也未始不可快意。祇不要近前，不要相喚罷了。」說罷，破空而去。

王、章兩家相隔原有一里多路。菊兒忙着要去，王榮也想看仇人遭報，父子匆匆繞向前門。一問近鄰，仇家已命人來查看過數次，說是明早不交人，便要送官。王榮父子猛想起祇顧驚喜交集，忘了請問仙人，女兒的生死下落。仙人行時，又再三囑咐，不可相隨近前，恐怕事完自去，連累自己。並且還忘了問仙人名諱法號，無法立位祝告。不由急得滿頭是汗，立時拔步跑去。行離土豪門前還有二十丈遠，那路恰是上坡，看得逼真。遠遠看見仙人站在仇家門外廣場上，狗子正率領多人，將仙人圍住，指手畫腳，說個不休。仙人神態暇逸，全未答理。四外村人，都在遠遠遙觀，沒一個敢上去。偷偷一聽村人私語，纔知村中來了個華服美女，一到徑往仇家化緣。章家見她是個孤身美女，頓起不良之心。一面分人與狗子報信，說有送上門的好貨；一面戲問美女，是否祇化個把小財主當姑爺。女子也不着惱，笑嘻嘻說：「要想化九十七個男子首級。」有一個惡奴，想先佔點便宜，剛一近前，那女子把手一指，便即負傷倒地。餘人看出有異，還不信服，二次上前，接連四五個，同樣喫了大虧，立時一陣大亂。土豪父子俱在後園，同了妻妾飲酒作樂，連聞兩報，先喜後驚，當是江湖中人來此尋隙。一面傳齊全家打手武師，準備以多爲勝；一面着人飛跑，往前村三仙觀去請妖道。狗子爲美色所動，帶人先至，向女子發話，問她來意。女子祇說了句：「等你救兵來了再說，如今尚不動手。」王榮一算土豪家中男子，果是九十七口。見村人越聚越多，三五成羣，遙立遠觀，無一近前。想起仙人叮囑，不敢再近，急得不住暗中禱告：「恩師大仙，千萬憐見，再賜見一面，小人還有事相求。至不濟，也求將女兒代尋回來，情願世代子孫都燒香。」他正這裏胡亂許願，土豪所受惡報也在開場。

原來那狗子到時，見楊瑾美貌如仙，畢生未見。雖然神魂飛越，不能自持，一則出來時，乃父再三叮囑，江湖上僧尼女流，最不好惹，千萬不可造次，好歹也等道爺來了再說，祇要製得住，人總是我們的，無須猴急在一時。二則剛一出門，便有手下幾名惡奴迎上前低聲警告說：「適纔馮鏢師得信趕出，見我們有好幾人受傷，一生氣，上前伸手抓她。也沒見丫頭怎樣還手，便輕輕急喊了一聲，面如土色，幾乎跌倒，好似疼痛已極，慌忙縱退下來。說這丫頭必會妖法，甚是扎手。暗告我們，不可上前再自討苦喫；快命人催請程道爺來。現時回莊忙取兵刃袖箭去了。」那姓馮的乃土豪家中第一個有能耐的武師，內外功夫都很好。練有一雙鐵掌，能擊石如粉。除妖道病鍾離程連外，就得數他，這麼多年來，從未遇到過敵手。不想一近身，便受了敵人重傷。狗子聽了，自然有些氣餒。因見旁觀村人大衆，似已看出自己失利神氣，就此退入門去，豈不弱了平日威風？又見女子從容玉立，幾乎看不出絲毫敵意，不禁又活了心，強挺着上前，說了幾句四不像的江湖套語。楊瑾見他生得兔耳鷹腮，一臉戾氣，知他惡貫已盈。因想將惡黨一網打盡，

等妖道來了，看是甚麼路數，再行下手，懶得和狗子廢話，任他亂說，一言不發。狗子見對方不理，沒有主意，又不敢貿然動手。想了想，問道：「我家廣有金銀，是本地首富，又最愛交朋友，待人尤其厚道，有甚來意，不妨說出。我看你孤身女子，又生得和仙人一般，這裏人多聚觀，太不雅相。何不同到我家住上幾天，你想要甚麼，我都給你如何？」楊瑾聞言，把秀眉一豎，嬌叱道：「你問我要甚麼？我要你全家惡黨九十七名首級，連三仙觀妖道共是九十八個人頭，少一個我也不走。無知狗種，死在目前，還敢花言巧語！」

正說還未下手，忽聽門內破鑼也似的喝道：「何方賤婢，敢來太歲頭上動土！可知我四目神君的厲害？」楊瑾擡頭一看，土豪門內走出一個道人，帶領着一夥打手，各持兵器，蜂擁而來。後面一個滿臉橫肉，穿着富家裝束的中年人，與狗子面貌相似，料是土豪無疑。那自稱四目神君的妖道，身材甚是高大，穿一件八卦衣，背插雙劍，手執蠅拂，闊目齙牙，兩顴高聳，一張藍臉，兩道濃眉上卻有兩塊三角形白記。生相甚是醜怪兇惡，周身妖氣隱現，一望而知是個旁門中的下等貨。不等近前，便遙啐道：「你這等下三門的妖道，也配問我來歷？今日我特地爲這一方人民除害，要惡黨連你九十八顆首級。有甚本領，可使將出來。」說時，神態甚是從容。

妖道原從三仙觀得信，聽說有一女子，指名叫陣，一問來人神態，便料未必易與，連忙趕來。先由後花園入內，見惡霸正率全數武師打手，持械欲出。又一問經過，姓馮的先說自己看出女子不好惹，欲用鐵掌，暗使手法，探她一下。誰知手伸出去，相隔她身上還有二尺，便覺一股子極剛勁之氣掃向手上，彷彿刀切一般，奇痛徹骨。幸得事先恐少莊主要留她爲妾，沒下重手，再加勢收得快，那丫頭也沒追迫。稍差一點，恐連手都被掃斷，成了殘廢等情。妖道聞言大驚，更料是正派門下劍仙一流人物，心中好生害怕。但已到此，人家又是指名叫陣，說不出不算來。還好，姓馮的受傷時，並沒見女子發出飛劍光華，或者還能以法術取勝。想了想，意欲乘機先行下手暗算。當下和諸惡黨商量好了詭計：出去對敵，除妖道本人之外，切不要上前，祇可虛張聲勢，以舉手爲號，速將鏢弩等暗器發出，以便乘機行法取勝。先見女子年纔十四五光景，卻生就一身仙風道骨，聲色不動，閒立相待。情知遇見勁敵，略喝問了兩句，一面暗中行使妖法，一面仍裝作率領衆惡黨往前走去。

楊瑾看出底細，哪把他放在心上。暗中計點人數，連同妖道與跟隨土豪父子出來，站在門首觀陣的惡奴，纔祇九十六名，個個兇相，面帶死容。照王榮所說，還差了一個。料想先前受傷武師，必已知難而退，或者他劫數尚還未到，就此漏網，且自由他。正盤算

間，忽見妖道快要近前，腳步忽然放緩，細看嘴皮，似在微動，左手縮入袖內，也似在掐訣神氣。不禁暗罵：「賊妖道，也敢在我門前弄鬼！」方自尋思，妖道猛將左手袍袖一舉，一面伸手拔劍出匣。接着便聽衆惡黨轟的一聲暴噪，各持手中鐵鏢弩箭，似雨點一般打來。妖道同時伸出左手，掐訣朝對面一揚。楊瑾便覺一陣陰風襲上身來，立時頭腦微微有些昏暈，忙運玄功，真氣往外一宣，心神立定。同時那些暗器被這初步的無形劍氣一震，相隔三尺以內折斷的折斷，撞落的撞落，紛紛墜地，一支也未射到身上。衆惡黨立時一陣大亂，全都加了畏心，面面相覷，不敢再進。妖道本來伎倆有限，見法術施出去，敵人若無其事，全未在意，不禁大驚。癡心還想以飛劍取勝，口裏唸唸有詞，將手中劍往外一擲，再用手一指，那劍居然也化成一道半青不白數尺長的光華，朝楊瑾飛去。楊瑾見他這等不知輕重，又好氣又好笑，知他無甚能爲，下三門用邪術催動的飛劍，哪值一擊，無須使用飛劍迎敵。等劍光飛到臨頭，笑喝道：「區區頑鐵，也敢拿出獻醜。」隨說，隨施展佛門涵光捉影之法，將五行真氣暗運到左手五指之上，輕輕往前一撮，徑自將劍光撮到手內。

妖道大驚，連忙行法運氣，打算收回逃走。楊瑾見妖道劍光還在手內，如蛇一般不住掙扎，似要逃走，喝罵道：「無知妖孽，今日惡貫已盈，還想逃麼？」說罷，隻手握住劍光一摔，光斂處，一道青煙散過，立即斷爲兩截，鏘鏘兩聲，擲在地上。妖道邪法一破，元氣大傷，當時口吐鮮血，知道敵人非同小可，再不見機，性命難保，忙伸手從懷中取出一物，往地上一撒，化爲一團濃霧，裹住全身，便要往上飛起。楊瑾雖然轉了一劫，疾惡如仇，仍是前生本性，原意除惡務盡，不使一個漏網，何況妖道又是首惡元兇之一，如何容得。手揚處，先放起飛劍，化成數十百丈長一道金光，將所有在場惡黨，無分首從，一齊圈住。同時又將法華金剛輪往上一舉，滿天銀雨，電轉虹飛，早照向濃煙之中。祇聽一聲慘叫，邪煙四散，妖道身首斷爲兩截，墜落下來。

當妖道敗逃之時，楊瑾彷彿聽得遠處有人厲聲怒罵：「何方賤婢，休得無禮！」料是來了妖人黨羽，當時疏忽，沒有放在心上。等斬罷妖道，定睛四顧，來人並未出現。祇西北天邊上，似有一痕黑影飛馳，相隔已遙，晃眼沒入雲中不見，想已知難而退，便不去管他，一看場內，除原有諸惡外，卻添了三個裝束得不男不女、滿身邪氣的妖童，不知何時跑來，也被圈入金光以內，嚇得嗦嗦直抖。土豪父子與手下諸惡黨見妖道慘死，敵人又放出一道金光將四面圍住，逃遁不得，自知無幸，嚇得面如土色。楊瑾收了法華輪，還未張口，土豪早不住叩頭哀告：「仙姑饒命！罪人知悔，情願奉上家財，贖我父子狗命。」楊瑾喝道：「我乃天上神仙，爲民除害，哪個要你這不義之財？今日爾等惡貫滿盈，悔無及引！」

說罷回身，指着四外看熱鬧的鄉民，高聲道：「他父子連他手下惡黨，大約全數已盡於此。他等罪惡如山，今奉神命，特來降罰。生殺之權雖然在我，但是人數太多，或者也有可恕之人在內。你們俱是他家近鄰，如黨內中稍有可恕之人，可近前遙指，我便挑出放卻，寬其既往，放他逃生，以免少時同歸於盡。」土豪父子，衆村民久受其害，自不必說。所豢養的武師打手，也俱是江洋大盜，鼠竊狗偷，平日狼狽爲奸，除魚肉村民外，還不時遠近四出，明偷暗搶，無惡不作。近年又加上妖道師徒，鬧得受害之家，遭受踏踐，復爲妖法禁制，稍有不合，連棄家逃走都不能夠。久已人人切齒痛恨，敢怒而不敢言。先見楊瑾出語不善，又傷了數人，都替她捏着一把冷汗，及見妖道伏誅，一放手便是金光百丈，如長虹飛起，將惡黨全數禁住，立時人心大快，都當真個仙人下凡。巴不得假手仙人，把大害除去，惟恐有人漏網，貽禍無窮。一聽仙人問話，怯於積威，雖未敢公開聲言無一可恕，卻都跪在那裏，暗中默祝，求仙人都殺了的纔好。

可笑土豪父子與衆惡黨死在眼前，聞言又生希冀，各自哀求：「衆位高鄰貴友，好歹代我們向神仙說個人情，如得活命，必有重報。」你叫我喊，連說帶哭，亂成一片。楊瑾已看出衆村民心意。再仔細一看羣惡，俱是生就凶煞奸狡狠毒之相。又見這等卑鄙求活之狀，更想起初遇時那等氣焰逼人，口出惡言神氣。不禁怒從心起，大喝道：「爾等罪惡大深，如若放了你們，天理難容！」隨說，手一指，金光似電閃般往裏一絞。可笑土豪父子與手下惡黨，一聽口氣不妙，連哭喊都沒有幾聲，紛紛屍橫就地，遭了惡報。衆村民見狀，嚇得戰戰兢兢，把頭不住在地上連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楊瑾誅了羣惡，高聲對衆說道：「本上仙今日奉了天神之命，來此降罰，一旦殺死多人，你們難免不受連累。待我在他照牆上面留下仙書，說明此事，官府到來，可照直稟告。他如與你們爲難，牆後有一靈符，可在暗中命人取石遙擊，立時便有雷火示警。還有惡人家眷，多由強搶霸佔而來，我已留有處置遣散之法，官府到來驗看時，自必依言辦理。本上仙尚要回復神命。我去也。」菊兒父子早就怕她不肯再見，一聽要走，菊兒首先從地上爬起，剛要飛跑上前，仙人已戟指放出金光，在照牆前後畫下字迹靈符，化一道金虹，破空飛去。衆村民望空跪拜，報官相驗，一切都依言辦理，無庸細表。

楊瑾假託神仙下凡，用飛劍法寶斬了妖道和惡霸父子黨羽人等，便遵極樂真人李靜虛之命，一口氣往川邊小崆峒倚天崖飛去。到了龍象庵前落下，進去見了師父芬陀，行禮起立，正要稟告途中遇見極樂真人之事，芬陀大師已面帶微慍說道：「瑾兒，你近數十餘年間，我方喜你進道神速，靈府平寧，如何今日回山，面上又略現往昔凶煞之氣？雖然

積善功深，小瑕不掩大瑜，煞由內發，而爲祥光所外罩，不曾妄殺損德。但是此等戾氣，出諸各派劍俠之上尚且不可，何況佛門弟子？你此番下山，必是疾惡太甚，祇知除害降魔，惡人罪有應得，縱然未違師命，審慎而行，但是一旦殺戮多人，事前毫無哀憐之念，纔有這等現象，大非修道人所宜。你已轉了一劫，尚未全改本性，殺機一啓，災必隨之。再不自勉警惕，轉向祥和，不特遲你成道之期，恐不久還有魔難呢。」楊瑾聞言，想起近來所行之事，外功雖積有不少，殺心未免太重，不禁心驚膽寒，通體汗下，忙即跪伏大師膝前告罪，並求解免。

大師命起，把經歷之事問了一遍，纔和顏訓誡道：「聽你所陳，尚無大過，外功建立尤多，不負爲師期許。祇爲村民除害一節，未見惡人，先啓殺機，事前事後，未動一毫惻隱，有些不合。所幸情真罪當，不曾妄殺。事已過去，以後臨事多加戒懼，以免一時躁妄氣盛，誤人誤己。李道友所說之事，原有前約。偏值這佛道兩家，數百年難遇良機在邇，凡修上乘功果的道友，臨期都有所修爲，不能分身。聖陵異寶，恰在此時出世，好似特爲要被古妖屍暫時攘劫去的一般。我與各道友既難屆時前往，能代往者絕少。便是知道此寶來歷的人，也祇我和優曇、極樂、東海三仙數人而已，就連嵩山白、朱二友，也未必能詳底細，何況其他。昔年李道友因妖屍新增惡黨，恐異寶落在妖屍手中，不等年滿，先期出世，爲禍人間，曾與我在不周山舊址，擺列先天聖卦，詳參原始，追溯萬年前聖蹟，冥心搜卜，推解過去前因，算出此寶終當落在你的手中。異日光大吾門，並助峨眉長幼兩輩道友驅邪正果。他極欲玉汝於成，曾爲你費了四十九日苦功，煉成一道大衍神符，以備入聖陵內寢時，避免壁間所伏神弩之厄。此事祇對三仙中的玄真子談起過，此外絕少人知。當時我因你開元寺轉劫在即，沒對你說。我原意數由前定，此寶該有這一番魔劫，主於失而復得，先期趕去，未必得手。繼而一想，李道友向主人定勝天，他自己便是以虔心毅力，戰勝羣魔，化除三災五劫及諸苦難，終於煉就元嬰，成了正果。他既是盛意殷殷，加以你前生魔孽太重，註定諸般苦厄險難，終以一一經歷的爲是，這纔決計命你試一爲之。成固大佳，少卻許多災累，又將此二異寶早得到手，免被妖孽竊去，多所周折；不成也可即此下手，跟蹤追往奪回，免令爲禍生災，可抵卻你不少功行。至多不過受些驚恐困難，終仍因禍得福。你就不遇李道友，我也要在三數日內用心息通靈之法，召你速歸受命。那白陽山三妖屍，我和諸道友久有意將其除去。一則因通靈詭祕，藏伏有術，除時費手，不比別的妖物頃刻可了。當初白陽真人用盡心力，與之苦鬥多日，也祇將其父子制伏，不能立時除去，其難可想。二則運數未終，惡行未著。三則你轉劫以來所積外功，還差得多，正好借此成全。你此去全仗知機神速，吉凶禍福各參其半。到時寶物如已爲妖屍下手盜去，固應乘其未能詳解二寶妙用，即時趕往。幸而得手，更是機不可失，飛速前往白陽山，仗新舊諸寶法力，掃蕩妖穴，一舉成功；免致觸

機先遁，隱迹黃壤，潛伏地肺，無從搜索，貽禍無窮。聖陵靈符失效，約在距今第九天上，最好先期趕去。適卜一卦，你的魔障甚多，早去更多險難，晚了又必無濟。幾經推算比較，祇有近期前二日去稍妥。但是中途仍不免有人橫加阻撓。如遇仇家，可用本門仙遁，用法寶護身避去，暫且忍辱不理。聖陵神符應在後三日內夜間亥子之交失效。由此起行，你御劍飛行，當日可至。爲防妖屍，在距今第七日動身，早到兩天。候至夜半，如見迅雷、疾風、暴雨大作，陵上有千萬道五色光華上昇霄漢，便是時候。可先謁拜聖陵，虔誠默祝之後，再用本門靈符護身，由土遁直達內寢，二次拜謁聖帝。此時如見陵內有甚異狀，你所有法寶俱不可妄用，祇須將李師叔大衍神符祭起，便能止住兩壁四十九支先天一氣子母神弩。急速起身，先請下聖帝座前所懸吳天寶鑑。此鑑道家稱爲太虛神鏡，具有先天妙用。到手後，再用此鑑照向九鼎當中一座小鼎，以免鼎側有甚妙用，發動難制，那便是開闢以來至寶九疑神鼎。二寶到手，隨即趕往白陽除妖，到即成功，最爲順手。如若事有差誤，爲妖屍捷足先登，便費事艱難多了。事在人爲，好自爲之。」

楊瑾跪謝師恩之後，芬陀大師又把妖屍鳩後、無華氏、戎敦父子與白陽真人苦鬥情形，後來與四凶中的妖屍窮奇、妖道金花教主鍾昂之子鍾敢師徒勾結，狼狽爲奸，以及各個道行深淺，所用法寶如何告知，大半已詳前書，茲不再贅。

楊瑾一一領命，記在心裏。候至第七日一清早，知啓行之期已屆，便向芬陀大師拜別。大師道：「你前生好殺，仇家本多，俱欲殺你而甘心。轉劫後隱卻本來行藏，暫雖無人知底，自從領命下山行道，你見爲師因你而延遲多年飛昇，急功心盛，樹敵越衆，時日一久，當然被明眼人窺破。今已各派傳說，知你是淩雪鴻轉世，愈發嫉恨切骨。前卜之卦，許飛娘因你屢壞她事，毒恨不解。她爲人詭詐，不敢惹我，知你專一獨自行道，素無同伴，意欲乘我鞭長莫及，出你不意，伺隙暗害。自在仙霞嶺與你鬥法，被李道友神雷驚走，便向各地傳揚：當年大仇，轉劫重生，對各異派中人，比前還要厲害，一面到處約請同惡中的能手，一面又將業已隱匿多年不出的兩個大仇家明勸暗激，勾引出來，與你爲難。近又託人向赤身教主鳩盤婆借來索影晶盤，窺查你的行蹤，竟查出你已迴轉龍象庵。偏你性喜遊覽，一下山行道，先是由川邊起始，直赴滇黔，然後道出衡湘、武漢，由河南驛路入京，再順山東官道南下，繞行皖、贛等省，遍歷大江南北。中間回山數次，每當再出，除奉命有事外，大半是走未經過的道路郡邑。這次由桂、粵濱海諸州縣繞行至閩，到了仙霞嶺，遇見你李師叔，受教回山。你行道腳程，祇有關中和天山南北未去。在你祇是癖嗜山水，借着行道之餘，就便得以登臨，想把前生所涉名山勝迹，洞天福地，一一舊夢重溫，反正何地皆可救人行道，樂得暫時不走重路。事原近於童心，飛娘等惡黨卻將你每次所經途程事蹟詳加考查，以爲事出有意。又經多次推算，算出你

這次如再下山，必往關中一行無疑。知我與三仙等諸道友，近數十日左右有大修爲，不能分身。此時你如離山，真乃絕好良機。就這樣還不敢在近處下手，特地埋伏關中一帶。你那兩個大仇人，一個匿迹岐山鳳凰嶺，正當你必由之路。你在我這裏，我自知這班妖邪詭計，加了防範，便用晶盤也觀察不出你的動作。你一離山，飛娘必由晶盤中看出你的行迹，立即用妖法傳信，羣起與你爲敵。如要在平日，自不懼她。此時動關緊要，遇上沿途糾纏，豈不有害？不過她借鳩盤婆索影晶盤，僅看出你回山，即被我覺察防範，連日毫無所見，知道無濟，昨日業已送還。我不能命你早日趕往，便由於此。另一仇人，就住在橋山聖陵附近的子午嶺，本來掣肘最甚。偏是信了飛娘之言，意欲在金牛峽蟠冢山一帶你必由之路埋伏妖陣，堵截暗害，已是徒費心力。你祇繞道秦嶺，便可避過這兩處。此外還有許多仇敵相待，你不露面行道，徑駕劍光飛行，他們也無從覺察。祇岐山難過，此行稍一疏忽，便有旬日壓魂之災。我今晚便即入定，須要十九日後纔完功果。在此期中，有難決不能前去救你。不問是中途作梗，抑或被仇敵跟蹤追往聖陵，俱都有害，一切行事，務要小心忍氣爲是。」

楊瑾領命拜別，出了庵門，徑駕劍光，往關中飛去。心中謹記師言，本來不願惹事，誰知運數註定，該有一場魔難。飛過劍閣、廣元以後，前面牢固關，便是關中地界。如照平時，本應經由金牛峽，沿着蟠冢山飛行，趕過大散關，經寶雞、鳳翔，橫過岐山主峰金駕嶺，直穿甘肅邊地含涇口、大鵬墩等處，再入陝西慶陽，方是往橋山軒轅聖陵的直線正路。這一次由秦嶺走，便須由牢固關，順米倉山腳，往東南行。到了巴山，越將過去，然後飛出饒風關，穿行子午谷，飛渡柞水，沿着終南甫飛，經由秦嶺、藍關，橫越少華山支脈，過了臨潼渭南邊界，重又折向東北斜飛，道出同官、馬欄等地，方可到達。這一個大彎轉，要多走出一兩倍的途程。楊瑾心想：「師父祇說岐山、蟠冢山兩處，有前世仇家在彼相待，尤以岐山之仇最爲厲害，又未說出姓名。回憶前世夙仇，有本領的並沒幾個。內中祇賤婢許飛娘的師父混元祖師最厲害，已爲三仙用無形劍兵解。餘者多半不是自己敵手。何況轉劫以後，又承師父將本門所有至寶奇珍一齊賜與，更學會了金剛、天龍諸般禪法。如在平日，這等妖人還惟恐不相遇，爲世人貽害，怎肯聞風遠避？就說是恐因此阻滯，誤了聖陵取寶時機，不由這兩處經過，也就是了，何必繞幾千里路大圈子則甚？」因知芬陀大師雖然道妙通玄，法力無邊，可是行事極其謹慎，每次下山，常多告誡，不願徒兒不濟，喫了人虧，辱沒師門顏面。自己兩世相隨學道，除五十年前在開元寺應遭之劫外，從未閃失過。以爲這次必是師父因入定多日，遇有危難，不能分身往救，故而格外謹慎。

籌思一陣，意欲橫越米倉山，徑由古米倉道，過漢中、南鄭，略向東南斜飛，先避蟠冢

山之敵。再由古褒斜道，飛越太白山支脈，渡過湋河，經馬鬼驛，直趨醴泉，繞出岐山之前。然後偏回東北，途經少白山、永壽、亭口、落雁峽，仍穿甘肅邊界，直達橋山。兩處大敵，一樣遠遠避過，路卻比由秦嶺繞越要近一倍多，當日趕到聖陵，綽綽有餘。如由秦嶺繞大彎走這條路，便是前生常與嵩山二友往來秦隴河朔，也未這樣走過。計算卯初由川邊起身，此時已是未申之交，纔到了陝西邊界牢固關，如再曲折繞行，便一口氣飛行，中途毫不停歇，當晚也難趕到。念頭一轉，便照自己所擬途程，催動劍光，加急往前進發。飛過南鄭，一入褒斜，特地將劍光昇高，直上青冥，運用慧目，定睛回顧，見蟠冢山近陽平關一帶，高山之上果然隱隱有妖雲邪霧籠罩。不禁敬服恩師，真是神明朗澈，事事前知。可笑妖人費盡心力，區區妖陣，也敢賣弄害人。且等我功成歸來，再尋你們算賬。略看了看，仍舊電射星流，往前飛走。不一會兒過完古褒斜道，飛上太白山。因此山最高，前望岐山，如在眼底，意欲觀看設伏妖人，是哪派家數，過時格外留神注視。見岐山鳳凰嶺那一帶的山峰，正值斜陽返照，雲浮天空，凝紫搖青，山光如畫，氣候甚佳，看不出一絲一毫妖氛邪氣。比起太白山，自中天池以上，便雲橫霧涌，氣象陰鬱；絕頂之上，更是積雪不消，堅冰匝地，滿目荒寒之象，相差懸遠。若非芬陀大師早示先機，絕不信有甚妖人在彼埋伏，設陣相待。楊瑾畢竟兩世修爲，久經大敵，一見仇人故示平靜，不動神色，便知是個勁敵，較蟠冢山上仇人要厲害得多。並不敢稍微大意，忙即飛過山頭，連劍上光華也極力隱斂。方以爲相隔尚遠，小心繞避，必可無事。不料剛渡了湋水，偶然瞥見左側山凹裏劍光隱現，頗似前生丈夫追雲叟白谷逸門中家數。再側轉身定睛一看，不禁怒從心起。

原來下面山凹裏有一塊盆地，向陽危崖之下有一山洞，洞前石臺之上豎着大小數十面幡幢，當中木樁上綁着一個赤身露體的孕婦。香案前立着一個道人，正是五十年前追雲叟門下的孽徒畢修。當初他叛師投邪，作惡多端，自己爲代追雲叟清理門戶，到處搜拿，和混元祖師五臺派諸多妖人多結仇怨，後來受人暗算，在開元寺兵解坐化。如非恩師憐鑒，與神尼優曇等相助轉劫，二次從師，幾乎壞了道基。他便是罪魁禍首。記得兵解前，這廝已被自己尋到，在五臺山麓運用飛劍將他腰斬，如何尚得偷生潛迹，直到如今，也未被嵩山二友及諸道友所誅？真是怪事。再細一查看，見他一面仍用本門飛劍，護着一個形式奇古的漢陶罐；一面口中哺喃，掐訣唸咒，正在佈那十二花煞神罡，打算抓裂孕婦，取腹中血胎，祭煉迷魂妖法。暗忖：「這孽障忒也大膽，竟敢在這光天化日之下，煉此妖法。雖說此法祭煉甚速，祇要一切齊備，煉起來不過個把時辰，便可畢事。但如被正派中各道友路過看見，焉有命在？」說時遲，那時快，下面妖道已將法行完，將手一揚，立時伸長丈許，正要向當中孕婦腹上抓去。楊瑾夙仇相見，本自眼紅，何況又見妖道傷生害命，如何容得，當時再也按捺不住，無明火發，哪暇尋思。把身子往下一沉，

左手迦葉寶鏡發出數十丈長一道金光，照向法臺之上。右手一指般若刀，化成一片寒光，直朝妖道畢修頭上飛去。

原來那畢修當年因犯清規，不敢回山，叛師背道，投在混元祖師門下。他爲人機詐，見師父師母四處搜拿，自知正派諸位尊長道法高強，既犯衆怒，早晚遇上，本難倖免。知道赤身教主鳩盤婆精於脫神解體之法，能在危急之間，指人代死，對方多大本領，輕易也查看不出。乘其來會混元祖師之便，再三背了人，苦苦哀求，得了傳授，苦練精熟，於是下山，故露行藏。淩雪鴻聞人道及，果然立即追去。畢修心術更壞，他出身正派，知道正邪水火不能並立，東海三仙無形劍已將煉成，混元祖師終難免難，在他門下不過暫避一時，一個不知進退，長此相隨，日後仍不免於玉石俱焚。故又想了一個面面俱到的好計：預先安排好一個替死鬼，特地將淩雪鴻引到五臺山下，施展脫神解體之法，指人代死。淩雪鴻還以爲孽徒伏誅，隨用五行絕滅散，將屍首化去。混元祖師見新收愛徒慘死，淩雪鴻上門欺人，自然仇恨愈深。他卻鴻飛冥冥，隱過一旁，既給仇人樹了強敵，又可免卻異日殺身之禍。果然所料不差，沒有多時，混元祖師果爲三仙無形劍所斬，五臺山門下不少伏誅，他竟漏網。從此隱迹潛修，方以爲無人知曉。不想惡人終當爲惡，積惡已深，不容幸免。竟會被楊瑾一個大仇家，在鳩盤婆口中得知此事。那仇家名叫胡嘉，以前曾被淩雪鴻斬斷過一條右臂、三根肋骨，喫了大虧，幾乎廢命。一氣逃到岐山鳳凰嶺古墟洞中潛伏不出，銜恨切骨。自知不是對手，一意苦修，在古墟洞中用百煉精金，不但將斷臂和肋骨補上，而且還能飛出傷人，專破敵人飛劍。由此隱了原名，自稱金臂行者。等到他去尋找淩雪鴻報仇時，她已在開元寺兵解坐化。因他所學的是魔道，與鳩盤婆、許飛娘交好，常往鳩盤婆處論道求教，比和飛娘還要莫逆。這日又往拜訪，鳩盤婆無意中向他談起畢修代身假死避禍之事。心想：「自己正想尋仇，此人恰是仇人叛徒，豈不正用得着？再者，自己一生尚未收過門徒。此人先前既受追雲叟賞識，必非凡品，大可收歸門下，爲異日之用。」便向鳩盤婆問明畢修住處，親往尋找。畢修先還不願，一則鬥他不過，二則彼時混元祖師尚未兵解，恐被察覺，三則如被正派諸師長知道，更是不得了。迫不得已，祇得應從，拜了師父，一同去到岐山古墟洞中，相隨修煉。

後來胡嘉仇未報成，混元祖師又命喪三仙無形劍下。師徒二人俱甚機智，知道正邪水火不能並立，目前各正派中能人甚多，後進中更有不少特出之士，正值正勝邪消之時，已然受過挫折，不願再蹈以前覆轍，出去生事，一心祇在古墟洞中修煉，欲由魔道修成地仙，倒也能知斂迹，按說原可無事。誰知畢修見胡嘉金臂神奇，堅請傳授。胡嘉因他人甚奸詐，相隨數十年，仍測不透他心志。自己所能，大半已經傳授，倘再煉成金臂，萬一又有叛師之行，難以制服。借口他臂未斷，不應學此，老是支吾不允。畢修看出胡嘉

心意，知他法術均有祕籙，意存竊取，總不得便。

這日也是合該有事。胡嘉差他往太白山上天池去採伏龍草，畢修因這多年來正派兩輩師長、同門都當他已死，迄今無人看破，採得藥草迴轉岐山之際，忘了隱形。途遇三仙門下的諸葛警我，匆匆隱避不及，露了行藏。知道不好，祇得跪在諸葛警我面前，苦苦哀求：自己一時無知，鑄成大錯，如今悔之無及，千乞看在先前同門之誼，不要泄露，以免諸位師長知道，不能逃死。諸葛警我笑道：「你還當你以前那點鬼隱身法，各位師長都被你瞞過了麼？實對你說，當初你拜師學劍之時，各位師長早知你非本門中人，必有今日。祇緣當時白師叔見你向道之心十分虔誠，又因和人鬥氣，特地恩施格外，將你收下。原意人定勝天，引你入正。你卻不知自愛，叛師背道，先投入敵人門下，又恐日後有禍累及，行那代身邪術，祇淩師叔暫時被你瞞過。別位師長同白、朱二師叔，先因淩師叔性情執拗，又苦追窮寇，尋你生事。後又因你惡貫未盈，氣運未終，既然懼禍佯死。投庇妖道胡嘉門下，不敢似前爲惡，也就不值專爲尋你計較。今日相遇，我回東海，定徇昔年同門之誼，不向師長稟告。但你罪孽已深，師長說，就是隱伏斂迹，不再黨惡爲非，也難免於金天神雷之誅。何況你從的又是個邪魔外道。如聽我好言相勸，即速革面洗心，獨自隱入深山窮谷之中，專事靜坐虔修，從此改行向善。仗着昔年師門傳授，忍耐艱苦，熬過這數十年劫運，縱不有成，也可免禍，得享修齡，養就根骨，以備轉世重修地步，方爲上策。祇求我不說，有甚用處？迷途速返，言盡於此。」說完，破空飛去。

畢修聞言，驚愧交集，不知如何是好。明知所說有理，無奈自拜胡嘉爲師後，被他索去生辰八字，時刻在防叛他改圖，如要棄而他去，也是死數。就此遷延下去，早晚又必應劫。正在愁思無計，偏是冤家路窄，又被許飛娘走來撞見。飛娘自混元祖師兵解後，顧念濃情，誓死與正派中人爲仇，到處煽惑邪黨，無孔不入。久尋胡嘉不見蹤跡，一見畢修並未身死，忽然明白他以前假死用意，不由大怒，立時飛劍動手。畢修自非其敵，知她與胡嘉交好，被迫無奈，將胡嘉擡出。飛娘自得實況，方始轉怒爲喜，立逼引去相見。胡嘉倒也殷勤延款，兩下里過從頗密，仍和以前一樣。祇拿定主意，劫後餘生，不再惹禍樹敵，除非斷臂仇人尚在，否則礙難從命。一晃多年，始終說他不動。正無奈他何，忽然得知楊瑾是淩雪鴻轉劫再生，忙往告知。胡嘉前言業已出口，說不出不算來。再者想起前仇，也委實萬分痛恨。雖然答應，因知芬陀大師厲害，終是膽怯。最後纔由飛娘借了鳩盤婆晶盤，商量以逸待勞之計。算出楊瑾所經路上，設下埋伏，暗擺妖陣，出其不意，暗下毒手。另外還約上一個名叫九天勾魂神君萬谷子的妖道，與胡嘉二人，分別在岐山鳳凰嶺與蟠冢山一帶埋伏相候。由此，胡嘉便在岐山廢墟之下，暗設妖陣。不提。

且說畢修本想盜學胡嘉所藏祕籙，祇是沒有機會。如今趁胡嘉頭七日設陣踏罡之際，將他魔教中太陰祕籙偷抄到手。仔細一看，胡嘉以前所說的倒也有幾分實在。如學他的金臂煉法，不但要先斷去一條手臂，並且費時費事，學時也必被師父覺察，反而不美。況且淩雪鴻業已轉劫再生，事更難緩。如求速成，專爲避禍起見，祇煉花煞神罡，最爲合宜。好在祕籙已全部偷抄到手，所有法術，異日皆可學習。主意打定，原打算借詞下山，到遠處祭煉。偏生胡嘉因自己每日要在岐山頂上佈陣，正值有事之秋，不許畢修遠離。畢修日懼禍臨，急不可待，祇得背了胡嘉，用妖法攝了一個孕婦，就在山凹中設起壇來。這花煞神罡在魔教中最爲陰毒，專破五行神雷及各派飛劍。煉時又極神速容易。胡嘉當初原煉過這種妖法，因知目前正派中異寶甚多，恐爲所破，纔不惜艱險，苦心祭煉金精神臂。但畢修見祕籙所記妙用，以爲無敵，所以急欲煉成。此法共煉七次，每次僅需三兩個時辰。煉了五次，俱都平安過去。煉到第六次時，因爲孕婦胎兒多陰少陽，兩個生魂業已攝取到手，厲魂逐漸堅凝，忽然心動，恐萬一有異派中人路過擾害。於是將飛劍放起，護着裝生魂的法器。原意是祇要法器不遭損毀，別的無關緊要。一遇有警，立刻借着飛劍防護，取了法器退走，改日再另外覓地祭煉，也不妨事。不料他那飛劍原是追雲叟白谷逸的傳授，這一小心過度，正派人物都很熟悉，恰巧遇見楊瑾在空中路過，將大對頭招了來。

當畢修正在行法之際，忽聽一聲嬌叱，跟着百丈金霞，帶着一道銀光，星飛電射，自天而下，來勢異常驚人。畢修先後在追雲叟、混元祖師和胡嘉門下多年，也是久經大敵；又聽飛娘、胡嘉等妖人常道及楊瑾的行徑貌相，本就有些做賊心虛；再一見那道銀光，更是當年淩雪鴻常用之物，不知有多少邪魔外道，死在這銀光之下。料定來人必是淩雪鴻轉劫的楊瑾無疑，不禁大喫一驚，不敢亂施妖法抵擋，忙將保護法器的那道劍光飛上前去迎敵。不想楊瑾天性疾惡，又加畢修是本門敗類，兩世深仇，恨之切骨。知他奸狡刁頑，動手時早有成算，特地將兩件法寶同時施爲，使他措手不及。寶刀銀光，畢修用本門飛劍還可支持些時。那法華金輪乃神尼芬陀佛門降魔異寶，勢又迅急，如何能以抵禦。劍光化成一道長虹，剛飛上去將金霞銀光抵住，正待伸手取了法器遁走，就這瞬息之間，倏地眼前銀光奇亮，飛劍竟被裹住，絞在一起。同時那百丈金霞由分而合，直向法壇上當頭罩下。事出倉猝，萬分危急。畢修如稍緩須臾，祇要被黃霞籠罩，縱能用魔教中赤屍遁法僥倖逃得活命，也必帶重傷無疑，還算他臨危知機，應變神速，一見來勢猛疾，自知萬無幸理，終是逃命事大，顧不得再搶壇上法器，忙即施展赤屍遁法，咬破舌尖，往上一噴。立時法臺上起了一片血光，煙霧濛濛中現出許多與畢修身貌相同的幻影，四散奔逃，真身卻從血光煙雲中逃走。楊瑾眼看敵人授首，一見這等情狀，還不知畢修逃出圈外，祇料是分身化形之法，大喝道：「無知妖道！這等障眼法兒，也敢賣弄！

」一指寶輪，那百丈金霞便奔流激湍般向四方八面數百畝方圓分散開來，將幻影、法臺一齊罩住。再喝一聲：「疾！」金霞飆輪電御，疾轉了數十百次，一聲爆響，壇上法器首先破裂，氛煙淨掃處，所有法壇上的幡幢及一切法器等品，全數絞爲灰燼。

楊瑾先見許多幻影，俱爲金霞籠罩，無一漏網，以爲內中當有真身，不及逃遁。事後仔細一看，幻影全滅，所毀之物各有痕跡，惟獨畢修屍首不見，更無絲毫殘餘之迹，纔知中計，喫他暗施妖法逃走。下手如此周密神速，仍未使其伏誅，心中好生不快。再看木樁上的孕婦，早在事前慘死。畢修先時祇顧強令厲魄入竅，加重祭煉，再被寶光一照，業已煙消骨碎，返魂無術，祇得任之。妖道雖可痛恨，但當場被逃去，急切間定難尋覓。聖陵取寶，爲日無多，不宜再作耽延。既然此賊尚在人間，訪出底細，歸來除他未晚，目前還是取寶要緊。

說時遲，那時快，先後還不到半盞茶的光景。原意收了畢修飛劍，行法葬了死孕婦，免其暴骨山野，便自往聖陵進發。可是銀光和飛劍還糾纏在一起。按說敵人遁走，無人主持，又是原先本門中的飛劍，收起來本極容易。等主意打定，去收時，頗覺費力。二次又運用玄功，往回一招，寶刃銀光纔裹住敵人飛劍，緩緩降落下來。等到離身三丈，忽然加快，以爲無事。剛將寶刀、飛劍分開，伸手待收，那飛劍倏地比電還疾，嗖嗖嗖一片破空之聲，徑往斜刺裏飛射出去。楊瑾先見敵人逃後，飛劍仍與寶刀相持，已疑敵人不捨此劍，潛身暗處，其逃不遠。運用慧目四處細查，又不見一點妖氛邪氣，好生奇怪，收時頗爲留意。繼見由難轉易，快要到手，纔放了心。哪知先疑已差，自身該有那旬日墓穴之災。畢修就此棄劍而逃，本可無事，偏生他神雷之劫肇因於此，也難倖免。當時雖得脫身，終不捨那飛劍，見被銀光裹住，知道厲害，不敢明收。先是暗運真氣，強爭無效。同時又見楊瑾四外諦視，料已生疑，恐被覺察，忽生急智，將身躲離遠些，以備逃時容易。一面行險，將劍光由緩而速，逐漸放鬆。心想：「萬一仇敵業已看破行藏，始終用銀光將劍裹住收去，那是活該晦氣。原是他本門之物，一落人手，略加吐納習練，便能運用自如，休想失而復得。否則，二寶一分，稍有間隙，立可火速收回逃走。」打好如意算盤，暗運玄功，靜待時機之來。因他出身正派門下，人又奸詐非常，知用妖法隱身近處，必被看破。雖用邪術遁走，隱起時，卻冒膽改用追雲叟所傳隱形之法。楊瑾見無妖氣，暫時被他瞞過，稍微輕敵，疏忽了些，便中詭計，那飛劍竟被他收去，如何不氣。匆匆不暇再計別的，喝得一聲：「好個大膽的妖逆！」腳頓處，便駕遁光照準劍光去處，破空飛起，電射般追去。畢修身劍業已合一，真如喪家之犬，連劍光一齊隱卻，捨更是捨不得，急不如快，又無潛光斂影之能，拼命奔逃了一陣。回望敵人緊追不捨，早晚被她追上，便是死數，心中又恨又急。正在無可奈何，猛想起自己真個是臨事心迷，

其蠢到了極處。師父胡嘉受許飛娘重託，日夜在岐山頂上候她不着，難得相逢狹路，正好引她入伏。爲何不擇方向，一味亂逃，豈非自討苦處？一看前途所經方向，正與岐山並行，相隔還不算遠，變計改向，還來得及，忙即一催遁光，往左側斜飛出去。

楊瑾追了一陣，逐漸追近，方擬再近一些，便可施展法寶。一見畢修改了方向，自然不捨，追得又近了些。猛一眼看見岐山在望，想起恩師行時諄囑。暗忖：「這廝鬼祟百出，莫要真個爲了追他，遇見強敵，誤了事機。」想到這裏，微一停頓，遁光便慢了下來。一咬銀牙，正待轉身。畢修已經飛出老遠，偶一回顧，敵人大有轉身之勢，哪肯輕放。深知楊瑾前生心性剛烈，適遇情形仍然未改。前面岐山不遠，既不來追，正可勻出工夫施爲。知道反追上去激她，不患她不入伏中計。當下忙從囊內取出胡嘉傳授的七面妖旗，先用一面往空一擲，立時便有一道五色煙光上衝霄漢，然後回身追趕。裝作不認得楊瑾神氣，大喝道：「大膽狗丫頭，叫甚麼名字？竟敢暗算你畢真人。前面我已設下仙法，爲何知難而退？莫非怕本真人將你擒住做爐鼎麼。」楊瑾停追斜飛並沒有多遠，忽覺後面有了破空之聲。回身一看，畢修竟敢追來，身後有一幢五色妖雲上昇，彷彿有恃。又聽出言不遜，不禁大怒。暗忖：「適見這廝雖隔多年，並無甚出奇伎倆。生前勁敵多半死亡，難道恩師所說岐山之伏，竟是此賊不成？」正忿怒狐疑間，畢修出語越發污穢，人卻遙對不前。楊瑾想就此退走，心實不甘，便一催光，二次追去。滿擬破了妖法，見機退走，不問他伏誅與否，反正決不多延時刻。心裏雖想得好，事卻大謬不然。追了一程，眼望前面，畢修收了飛劍，隱身妖雲之中。便將法華金剛輪取出，百丈金霞飛轉處，煙雲盡掃，畢修不見。正待回身，前面又有第二幢妖雲昇起，畢修又復現身，追來辱罵。氣恨不過，又追，追近妖雲，使金輪一照，二次又復化去。第三幢妖雲又在遠處與畢修相次出現。明知誘敵，一則怒恨按捺不住，二則疾惡輕敵之心太甚。似這樣三次過去，已離岐山鳳凰嶺不過里許。楊瑾氣得把心一橫：「此賊如此可惡！休說我有至寶護身，縱有妖陣，也困我不住。來時恩師祇說到後三日中，聖陵開放，未說一準時日。現在是期前趕往，盡有餘閒，不見得便爲此所誤。縱落此賊算計，爲妖屍捷足先登，仍可跟蹤趕往。惡氣難消，今日豁出受旬日困苦，寧甘誤事，也必將此賊殺死。」想到這裏，便催動遁光，往前追去，似這樣連衝破了五幢妖雲。

畢修見已經誘至岐山鳳凰嶺地邊上，還不見胡嘉現身迎敵。敵人遁光裏放出萬道金霞，所過之處，邪氣似風捲殘雲一般，休想抵禦分毫。七面妖旗，祇剩了兩面。來勢比電還疾，眼看趕近。再有片刻工夫，這第六、七面妖旗一毀，定被追上。要是胡嘉恰在此時他往，自己又不明魔陣用法，豈非死路？忙中無奈，祇得豁出棄去那口飛劍，仍照先前隱身遁走，方爲上策。主意想好，前面咫尺，便是第六幢妖雲所在之處，偶一回顧，楊

瑾追離身後僅有數十丈之遙。一催劍光，身剛飛入妖雲之中，身後金霞已經射到，知道不妙。胡嘉處心積慮，在此候敵，已非一日，不致離開。想是看出敵人勢大，知難而退，故意不出交鋒。危機頃刻，再一味逃下去，追上準死無疑。當時驚慌失措，便借着煙雲隱蔽這分秒之間，顧不得再施展第七面妖旗誘敵，一指劍光，離卻本身，仍舊往前飛去，緊接着行法隱了身形，往斜刺裏逃走。原意楊瑾必朝劍光追趕，仍可誘敵更進；即便不能，僅祇飛劍被她收去，也可無害。誰知楊瑾先時疏忽，被他瞞過，上了一次當，業已留心，早就防到他又施故伎。再加畢修分光隱遁之時，金輪寶光恰巧射到。楊瑾見前面煙雲盡處，人影一閃，劍光稍停了停，仍舊朝前飛去，知他捨劍圖逃。同時又想起畢修原在追雲叟門下，適纔定用的本門隱身之法，所以看不出妖氣來。雖然看破，心裏還拿他不定，一面運用玄功，試一收那劍光，竟是隨手飛來。愈知所料不差，畢修仍在近處，逃走未遠。忙停下遁光，再用本門禁法，去破那隱身之法。畢修因先時收劍，纔被敵人看破，幾致性命莫保。及見胡嘉不出，以爲存心怯敵，一時絕望，決意棄劍逃生，不想弄巧成拙。敵人知微神速，一晃眼工夫，已將飛劍收去。接着猛覺激靈靈一個冷戰，身上一緊，立時現了身形。不禁嚇了個亡魂皆冒，連忙咬破舌尖，一片血光從口中噴出。正待化身逃遁，楊瑾法華金輪放出百丈金霞，已經照到。就在這危機一發之際，倏地眼前一暗，耳聽一人在空中厲聲喝道：「徒兒快往東南退出，待我親拿賤婢。」畢修聽出是胡嘉口音，心中大喜，徑往東南方遁去。不提。

這裏楊瑾剛破了畢修隱身之法，放起法華金輪，眼看百丈金霞飆飛電御，就要將畢修裹住，猛覺眼前奇暗，尖風如箭，刺得遍體生疼，頭上似有千萬斤重物，當頭壓到。知道陷入埋伏，忙用飛劍圍繞全身，又將法華金輪招回護體。緊接着將鎮魔諸寶相次施爲，化成一團數十畝方圓的金光霞彩，與暗雲濃霧衝突起來。滿擬邪不勝正，區區妖法，萬萬禁不住佛門至寶一擊。誰知胡嘉用的是玄陰魔法，有挪移五行、顛倒乾坤之妙，非比尋常。寶光所照之處，雖將邪霧妖氛衝蕩成一個光衖，可是光霞以外，仍是黑暗非常。衝蕩轉折了一陣，連方向都分別不出來，更看不見妖人存身何處。楊瑾見妖陣中除暗影沉沉，不辨東西外，更無別的動靜，先還不甚在意。後來認定一個方向，照前直衝，憑着衝光迅速，以爲總可衝出，與妖人對面，決一勝負。衝了一陣，前面老是一片深黑，杳無止境。纔想到妖人用的是挪移五行魔法，如不先將陣法破去，似這樣飛行十年，也離不了原處。正在焦急，覺適纔被妖風吹了一下，周身痠痛不已，祇得強自按捺，暫停飛行。索性和在仙霞嶺遇見許飛娘時一般，盤膝坐在金輪之上，運用金剛禪法打坐。過有兩三個時辰，剛將身上所中邪氣，用本身真火化盡。

楊瑾正在冥心定性、默運氣機之際，遙聞離身十里之外高處，畢修向一人低語道：「師

父，你既將賤婢困住，怎還不下辣手，等待何時？」另一人答道：「我這九子母天魔玄陰大陣非同小可，無論何派真仙，一經深入內陣，決無倖免。適纔祇怪你膽子太小，已然誘敵到此，眼看深入玄牝，再進里許，便可出其不意，用玄陰之火，將她煉上三日，全身化爲融泥而死。不想你卻害怕逃走。我那玄牝法器，設在陣底，原意仍可誘她入陣。偏生賤婢飛行甚速，又和陣地背道而馳，所用法寶更是神妙，我連用長地之法，僅能將她止留原地，衝不出去。除了等她心疑易向，掉頭飛行，終難入網。此時停了多時不動，周身光霞籠罩，必是適纔爲玄陰之氣所中，周身痠疼，在那裏運用坐功。此事心急不得，我等以逸待勞。她身上痠疼一止，見久衝不出，祇要改道，便投羅網。休看她有法寶護身，我豁出再苦煉十年，葬送這條金精神臂，將她護身法寶抓去一兩件，稍有間隙，何愁當年斷臂之仇不報？賤婢兩世修爲，俱在芬陀老虔婆門下，不可輕視。今番費了許多心計，一擊不中，反倒自誤。務須相機審慎而行，此時還難動她。至於目前外陣中諸般禁制埋伏，看賤婢道行法寶均勝往昔，縱然發動，未必有用。老虔婆此時不能分身來救，毫無可慮，可以稍待爲是。」胡、畢二人原是在鳳凰嶺法臺之上低聲對語，相隔楊瑾至少說也有十里遠近。萬不料金剛禪法一經坐定，便返虛生明，靈機微妙，數十里左近，萬籟動作聲音，均能諦聽清晰。胡、畢二人這數句話不留神說出，卻給楊瑾少了好些麻煩。

楊瑾疼止以後，原想再運用一會兒玄功，以防餘邪未淨，並無別意。一聞此言，方知爲首妖人乃當年斷臂逃走的胡嘉。這九子母天魔玄陰陣法，當初曾聽芬陀大師說過，乃魔教中數一數二最狠毒的妖法。一旦深入牝門，被玄陰之氣吸住，不消多時，任是金剛般法體，也要喫陰火搜精竭髓，銷骨亡魂，化爲一具空皮殼而死。此陣尚有色、聲、香、味、觸諸般妙用，外有無形諸天魔網。雖然破它不易，但是祇要能識玄牝之門所在，深知其中厲害，拿定心神，不去入竅，便可保得本身真陰，至多暫困魔網，終能逃去。記得適纔追近岐山，因見畢修往斜刺裏遁走，便即破了隱身之法追去。且幸無心中聽出此陣玄牝方向，與它背道而馳，料無差錯。如仍照舊前飛，他必用長地之法留難，仍逃不出。否則難免別生詭計，身在伏中，無計防範。聖陵取寶事急，已違師訓，中了道兒，再如應付失宜，非誤事不可。好在有法華金輪護身，般若刀可斬破魔網，暫時祇作脫身之想，不與妖逆師徒苦拼，當無妨害。

想了想，將主意打好，故意大喝道：「不知死活的妖逆！當年斷臂，放汝逃生，祇道你悔過匿迹，不再爲惡。誰知竟敢暗佈九子母玄陰魔陣，暗箭傷人。我現運用慧目觀察，已識鬼蜮伎倆。本當運用般若刀斬破魔網，用恩師所賜百寶如意純陽轉心鎖鎖禁底陣靈魔，然後用大力金剛神杵搗毀玄牝，使爾妖逆魄散形消，同歸於盡，萬劫不得超生。因

念你苦修多年，殊非容易，雖是邪教異端，平日惡跡尚未顯著，不忍就下辣手。叛徒畢修，卻是饒他不得。如明白事體，速收妖陣，獻出叛逆，我便情開一面，容爾逃生；倘再怙惡不悛，冀以邪魔取勝，禍到臨頭，悔無及了。」胡嘉不知楊瑾所說乃是詐語，一聽大驚。暗忖：「這丫頭轉了一劫，竟比前生還要厲害。這九子母天魔玄陰大陣，曾經赤身教主鳩盤婆指點，自己苦習多年，煞費心力，中有無窮微妙，各派劍仙休說是破，連陣名也未必能叫得出。當陣法初發動時，見她忙使法寶護身，驚慌神氣，分明不知底細。怎地待了些時，不特省識陣名，連破法也都知道？那百寶如意純陽轉心鎖和大力金剛神杵正是此陣剋星，要真個施爲起來，玄牝之門一破，底陣靈魔與本身真元息息相關，害人不成，勢必反而自害，那還了得！爲報當年之仇，蓄志苦修，今日相逢，就這般容易罷手，情有不甘。獻出畢修，自然更無是理。」正在內怯躊躇，楊瑾又復喝道：「無知妖孽，怎不答言？再如延遲，我便要下手了。」楊瑾原因知道魔陣厲害，故意虛聲恫嚇，使其有所顧忌，試探着施爲，不敢速將全陣發動，暗中卻在運用玄功，外借諸寶護身，趁他一個冷不防，施展芬陀大師所授臨難脫身的飛雷遁法，朝玄牝相反的方向加速遁走。她這裏準備脫身，胡嘉身旁侍立的畢修卻見仇敵陷身陣內，好生欣喜。方以爲成擒在即，忽聽楊瑾說了那幾句話，胡嘉沉吟不語，有怯敵之狀。雖知不會將自己獻出，但是行藏今日已被楊瑾看破，若任她走去，必要告知三仙二老及各正派中前輩，苦苦搜尋，豈不遍地荊棘。早晚遇上一個，便難活命。越想越怕。等楊瑾第二次話一說完，忙向胡嘉道：「淩雪鴻前生便是詭計多端，今番轉劫，想必格外奸猾。我師徒和他們這些人情如水火，不能並立。現既陷身入陣，師父還不下手，等待何時？」一句話把胡嘉提醒，猛想起那百寶如意純陽轉心鎖乃當年天狐寶相夫人千年修煉而成的異寶，在東海遭劫之前已獻與極樂真人李靜虛，事隔多年，一直未聽同道中人說起。這還可說李靜虛與芬陀大師交好，轉借與她門徒使用。那大力金剛神杵乃南海紅門嶺上高梁天廢地殘二子合有之寶，雙方門戶之見甚深，怎會到她手內？況且當年淩雪鴻專與異派爲難，到處尋仇，不肯放鬆絲毫。飛娘說她轉世以來，較前尤甚。既然識破此陣，又有此二寶在身，哪會先打招呼？定是用詐無疑。數十載臥薪嚐膽，好容易纔使入網，莫要受騙，被她逃走。想到這裏，暗中便加了小心，一面發動陣法，一面查看動靜。如真見敵人施展所說二寶，再行收陣，帶了畢修遁走不晚。

說時遲，那是快，就在這微一遲頓之間，楊瑾已將玄功運足，倏地大喝一聲，先一指般若刀，化成冷灩灩一片銀光，向空飛起，故作斬網破陣之勢。同時手揚處，一聲霹靂，電火飛射中，便背向底陣往外衝去。胡嘉雖然看破敵人有遁逃之意，並沒料到這等神速。一見銀光飛起，敵人果照所說之言行事，知此刀厲害非常，未免也是驚心。惟恐魔網斬破，縱與全陣無礙，畢竟損喪一件法寶，有些可惜。剛想放出飛劍抵禦，倏地霹靂一聲，

雷火飛射，宛如銀雨，敵人已然疾逾閃電，破空直上。這纔明白敵人用的是飛雷遁法。事機瞬息，稍縱即逝，連喝罵的工夫都沒有，哪還顧得抵禦般若刀，救護魔網。忙一伸左手，將法壇上備就的四面形如手帕的黑網一晃，喝一聲：「疾！」立刻空中便有四片數畝大小的烏雲一上三下，展將開來。

楊瑾正往上衝，猛聞腥臊之味刺鼻。擡頭一看，乃是一片極厚的幕天黑雲，當頭罩下。不禁大驚，連忙按住遁法，不敢再上。情知動手稍遲，被妖道驚覺。這黑雲名叫玄陰神幕，穢髮所煉，共是上下四方六面。被它罩上或是網住，無論多少年修煉的道行，全都毀於一旦。妖道前後出世不過一二百年，決難煉成這樣魔教中的異寶，定是鳩盤婆處借來無疑。最厲害是此寶另有元神，用時無須像別的法寶一般收起，祇須微一招展，便可隨心所欲，遮擋敵人去路。起初想不到魔陣如此完備，這一來圖逃之念成了畫餅。如真是此寶，必然不止一面。想到這裏，運用慧目，借着自己寶光衝照處往四外一看，果然除陣底陰門一面外，身前和身左右兩方，還有三片黑雲，跟三堵牆一般，擋住去路。寶光所射之處，暗雲淨掃，妖霧全消，獨這上下四片黑雲，卻似實質的絲網一般，紋孔分明，紋絲不動。雖喫法華金輪寶光擋住，不能再進，卻也破它不得。一會兒漸伸漸長，頭上黃雲也漸漸散佈開來，形如一所有牆沒門的房子，將楊瑾困在當中。祇陣底一面空着，此外更無出路。當楊瑾後退之時，嘩的一下裂帛之聲，妖道魔網已喫般若刀刺破。楊瑾見機，看出情勢不妙，忙即收回，未被妖幕隔住。知道妖道故空一面，想借玄陰神幕之力，逼着自己入竅。雖然師傳諸寶不畏邪污，暫時足能護身，不受侵害，要想脫身，卻是萬難。看妖道如此佈置周密，居心狠毒異常，萬一陷身玄牝之門，必無幸理。又知妖道善於顛倒陣法，挪移五行，稍微疏忽，必中暗算。身在危境，還不敢焦思分神，以免閃失。祇得強自按定心神，運用遁光，算準五行方位，仍朝着陣底一面，不住加速退飛，一面思量脫身之計。心想：「魔網已破，玄陰神幕祇能在百十丈左近遮掩自己，不能圍近前來。如能任它三面包圍，加疾飛行，祇要衝出陣地，稍有丈許空隙，便有脫身之法。」誰知妖道的魔網和四面玄陰神幕，俱是鳩盤婆處借來，借時再三叮囑，不可失損，務要小心施爲。見敵人還沒怎樣，先毀了一樣寶物，異日拿甚交代？急怒攻心，愈發切齒忿恨。又知敵人法力高深，五行挪移之法急切間難以生效。一面招展玄陰神幕，一面拼命施展長地之法。暗罵：「不知死的賤婢，饒你飛得多快，身已陷陣，想逃時比登天還難。你這樣不停疾飛，決難持久，早晚必有不濟之時。祇要你飛得少許遲慢了些，與那陣底接近，不愁玄陰之氣吸你不住。」所以楊瑾飛了好些時，因妖人防範嚴密，有時雖然衝遠了一些，轉眼又回到原處，祇在離陣底里許，上下進退。

一晃過了一天。胡嘉因楊瑾法寶厲害，好些妖法和外陣中的妙用，俱未行使。原想以逸

待勞，捱到楊瑾力竭時就擒。繼見雙方功力悉敵，楊瑾飛行了一日夜，始終未與陣底接近，無懈可擊。暗忖：「神尼芬陀，甚是難惹。看敵人道力，足可支持多日。如不另打主意，及早將她除去，時日一久，這老東西難保不得暇趕來，救援尋仇。那時不但功虧一簣，仇報不得，弄巧又喫大虧。」想了想，立時改變主意，左手中指一彈令牌，同時咬破舌尖，滿口鮮血噴將出去，便有數十百道紅絲箭一般往四外飛去。楊瑾爲防妖人暗算，原是面向陣底退飛，先也想分出一件異寶殺敵取勝。明知妖人就在山頂行法，無奈妖雲濃厚，暗如鬼獄，離身數十丈，寶光所照以外，看不見一絲景物，無法施展。身陷魔陣，已過了一天一夜，不設法脫身，必誤限期。方焦急間，忽見底陣上空，有無數紅絲飛落，紛紛沒入四外暗影之中。知妖人又在催動魔陣，行法暗害，不由加了幾分小心。果然尋思未已，眼前倏地一亮，身外四面太陰神幕全都不見，所有妖雲濃霧一齊消逝，陣中變成一片灰黃之色，彷彿黃昏時光景，不似先前黑暗，卻看不出天日景物。便大喝道：「無知妖孽，不敢現身出敵，祇管賣弄這幻景，有何用處？」話言未了，眼前一閃，倏地又現出許多赤身妙齡男女，赤條條一絲不掛，在離身數十丈處舞蹈起來。一會兒變得越緊越多，將楊瑾團團圍住，上下旋轉，顛倒錯綜，醜態百出，備諸妙相。楊瑾知是魔教中最厲害的天魔攝魂舞，休說爲它所動，連運用強制之法，閉目不視，都要墮入術中。那太陰神幕，妖人不過行法隱蔽，並未收去，稍一疏忽，便形神消滅，墮入輪迴，那還了得。當下忙將心神一正，任它千般醜態，視如無睹。一面仍加速疾飛，另想脫身之法。仗着兩世虔修，道基堅定，又有佛門至寶護身，天魔陰幕爲寶光所阻，近身不得，總算沒有中了道兒。

光陰易逝，又過了一夜。一算時辰，應是到達聖陵的第一天，陵中神符禁法，便在這三天之內失效開放。晚兩日還好，倘在當日開放，爲妖屍捷足先登，即便脫身趕去，也是徒勞。長此被陷，如何是了？心恨妖人切骨，一時情急，意欲祇留法華金輪護身，將所有法寶飛劍全放出去，冒着奇險，與妖人師徒拼個死活。正待施展之際，山頂法臺上的胡嘉見天魔攝魂之法仍是無用，又驚又怒，氣得把滿口鋼牙一錯，豁出再苦煉十年，不問敵人法寶厲害，一伸金精神臂，便下毒手。兩下恰好同時發動。這一來，卻給楊瑾造了脫身機會。楊瑾也是合該有旬日之困。先因疏忽，陷身陣內。自用金剛禪法打坐，無心中聽出妖人自道陣名，識得妙用以後，卻又喫了過於謹慎之虧，以爲太陰神幕，共是六面，妖人放起四面，餘下兩面，必然隱藏陣底和地下，始終沒有想到仗着金輪妙用，穿行地底脫險，以致延誤時機。